

# 启导小书

Little book of Enlightenment

[比] 吕斯布鲁克著 陈建洪译

John Ruusbroec

先知撒母耳为扫罗王忧愁，尽管他深知，由于扫罗王对上帝和上帝所遣之先知的傲慢和悖逆，上帝已厌弃扫罗王及其后裔作以色列的王。<sup>①</sup> 在福音书中，我们也读到，我主的门徒请求我主满足异教的迦南妇人之求以打发她走，因为她在他们后头喊叫。<sup>②</sup> 故此，我现在可以说，我们也许要为那些自傲的人忧愁了，他们自以为是以色列的王。他们认为自己被举至所有其他义

---

① 参见《撒母耳记上》，15：10-26。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受亚玛力人阻挡打击。耶和华通过先知撒母耳命令扫罗王率军击打亚玛力人，要“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骆驼和驴尽行杀死。”扫罗王奉命领军击打亚玛力人，但没有遵耶和华之言全数击杀。扫罗王和众民怜惜亚玛力王亚甲，也爱惜牛羊等一切美物。耶和华甚为不满扫罗王的自作主张和悖逆行为，语之撒母耳，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

② 参见《马太福音》，15：21-28。

（耶稣退到推罗和西顿境内，一个迦南妇人请求耶稣为其女儿赶鬼，因为她“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一言不答，那妇人便在后面喊求，故门徒请耶稣满足其所求以打发她走。耶稣道：“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言下之意，那妇人是异教徒，并非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故非我之务。所以，耶稣对那妇人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妇人答道：“主阿，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见其信心如此之大，便成全其所求。）

人之上，过着高度静观的生活。<sup>①</sup>他们妄自尊大，有心作意不服从上帝、律法、神圣教会和一切德性。正如扫罗王撕断了先知撒母耳的外袍，他们试图肢解基督教信仰合一体、肢解所有真义和德性生活。谁若依然如是，他将隔绝于永恒静观之国，就像扫罗王隔绝于以色列国一样。<sup>②</sup>相反，卑下渺小的迦南妇人虽是一个异教徒和陌路人，却信望上帝。她在基督及其门徒面前称认自己为小。因而她领受恩典和救治，得偿其一切所求。上帝举高谦卑者，实之以所有德性；上帝弃绝傲慢者，故傲慢者空无一善。<sup>③</sup>

我的一些朋友请求我尽我所能以最简明扼要的些许言语，显

<sup>①</sup> 静观生活乃 contemplative life 之译，在吕斯布鲁克的神秘主义思想中，与 active life 以及 interior or inner life 相对应使用，与这三种生活相对应的是三种合一，即通过介质的合一，无需介质的合一，以及无差别的合一。静观生活，即指人与上帝在爱里面全然无间合而为一的生活，直接“看见”上帝，而且这一“看见”并非全然人主动努力所能求得，而是被神的光明照亮而得见这光，并由此而沉浸于欢悦。较难以一个中文词语传递吕斯布鲁克和其他神秘主义者用此词所要表达的意思。以前我曾译作“冥思”，现在觉得“静观”较“冥思”为妥，故暂取之。另外，静观的哲学渊源甚深，可参见柏拉图《国家篇》，519b7-d7 以及 521b7-10。此处举柏拉图为例，是因为诸多学者如 Underhill 认为吕斯布鲁克的神秘主义与新柏拉图主义关系密切。

<sup>②</sup> 参见《撒母耳记上》，15：27-28。

(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

如前注所说，静观一词本身就包含直接“看见”上帝之意，此处值得指出的是，以色列一词本身亦意为看见上帝的人。故吕斯布鲁克引撒母耳的话显然指傲慢的人和扫罗王一样皆将无缘得见上帝和他的国。

<sup>③</sup> 参见《路加福音》，1：52。

(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

另参见《彼得前书》，5：5。

(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明和澄清我在极其深奥难懂的整个学说中所理解和感受到的真理，以使我的言语可助益每个人而不误导任何人，这于我是十分乐意的。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将教授并启导热爱德性和真理的谦卑者。同样是这些言语，我将令不诚与傲慢者于内心处感到迷雾一团、茫然不解。因为我的言语与他们正相抵触，令其不悦。这是傲慢者不能忍受的，惟有令其气恼。

你们知道，我说过，在爱中静观上帝者通过介质、无需介质以及无差别地与上帝合一。<sup>①</sup> 我在自然（状态）、恩典也在荣耀中发现这一点。我亦已进一步陈明，没有任何造物可变得如此神圣从而失去其自身的被造性而成为上帝，即便是我主耶稣的灵魂也不能如此：它永远仍是有别于上帝的造物。<sup>②</sup> 不过，我们必须完全被举至我们自身之上而在上帝里面，在爱里面与上帝成为一灵，如此我们便有福了。<sup>③</sup> 因此当牢记我的言语和意思，此乃我们永恒福佑的道路和荣升。

首先，我要这样说，所有义人都通过介质与上帝合一。这一介质是上帝的恩典，连同神圣教会的圣事和信、望、爱三种神圣德性，以及遵行上帝诫命的德性生活。此间，罪、尘世和所有失调的自然欲望尽皆寂灭。故此我们与神圣教会即与所有义人联合一体，顺服上帝且与他谐然为一，正如一个好共同体与其牧长谐然一体一样。若无此种联合，人既不可能得上帝宠悦也不能得拯救。毕生持守与此介质联合的人，正是基督在《约翰福音》中对

---

① 这句话涉及全书主题，即与上帝的三种合一。一是通过介质（by intermediary）的合一，二是无需介质（without intermediary）的合一，三是无差别或区分（without difference or distinction）的合一。

② 句中的它指耶稣基督的灵魂。

③ 参见《哥林多前书》，6: 17。

（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其天父提及的那种人：“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仆从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sup>①</sup> 在另一处，他说他的仆从将坐席<sup>②</sup>，也即，将在他们所锻造之丰盈和完满的德性之中。他将前进到他们面前，以他已然成就的荣耀伺候他们。他将慷慨地赐予并启示给所有他所爱的，给有人多一些，给有人少一些，依每个人的福分及其对他无上荣耀和光荣的领会而定，这荣耀和光荣惟独他因其生命因其死亡所赢得。因此所有圣徒都将永远与基督在一起，每一个都在其自己的位置上，在其分得的荣耀层级上，因上帝的帮助通过其事工而赢得这份荣耀。就其人性而言，作为荣耀里的荣耀、光荣里的光荣，基督在所有圣徒和所有天使之上，这荣耀和光荣惟独为他那在所有造物之上的人性所有。所以你们当牢记，我们通过介质与上帝联合，既在恩典中也在荣耀中。如我曾告诉你们的一样，在此介质中，生命和报偿都同等程度地呈现出巨大的多样性和相异性。当圣保罗说他情愿离弃肉身与基督同在的时候，他就很好地领会到这一点。<sup>③</sup> 但是，他没有说他自己想成为基督或上帝，而现在某些不信而硬心的人却正是想要如此，他们说他们没有任何上帝，不过他们是如此地寂灭自身，如此地与上帝同为一体，所以他们也就成了上帝。

小心了，这些人依照他们的彻底纯然和自然情性而进入其本

① 《约翰福音》，17：24。

② 参见《路加福音》，12：37。

(耶稣教导门徒不要为生命忧愁，腰上要束上带，灯要亮着，以保持警醒。“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便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前伺候他们。”)

③ 参见《腓立比书》，1：23。

(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质的孑然独立状态，因此对他们来说，永恒生命无他，不过淡然存在着的蒙福佑的本质，万类齐一、圣品无分或者奖赏皆等。有些人甚至愚蠢地认为在神性里面三神位（之别）将化作无形，认为除神性的本质实体之外，无物在永恒里面；他们还宣称，所有蒙上帝福佑的灵性将来到本质至福之中，简单若此，所以此外无有其他，无论任何造物的意志、行为，抑或清知。你们看到，这些人已经步入迷途，落入他们自身本质之虚空而盲目的纯然之中，并希望在其自身本性界限之内蒙福佑。他们如此纯然地联合其灵魂之孑然本质，如此安然地联合上帝在他们里面的内住，故此对上帝既无所敬拜也无甚诚笃，外疏于行内不动心。因为在他们被引至的最高处，他们无所感受，仅余其本质的纯然，而其本质却悬于上帝的本质之中。他们将其所拥有的绝对纯然视为上帝，因为他们在那里找到一种顺乎自然的永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视他们自己为其纯然疆域内的上帝，他们没有真实的信、望、爱。因他们感受到并拥有那孑然的虚空，他们说他们无知、无爱且摒弃所有德性。故而，他们所致力生活是要无所挂怀其所行有多恶，无视神圣教会的一切圣事、全部德性和所有实践，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无需这些。依照他们的看法，他们已经超越了所有这一切。但是未臻圆融者需要这些，他们如是说。他们有些人自封于其根深蒂固的纯然之中，对上帝所锻造的所有事工和整部圣书都麻木不仁、满不在乎，就好像关于这些从无任何言语曾被写就。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已经找到并拥有整部圣书所要表达的东西，那就是他们体会到的盲目的本质永逸。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失去上帝和所有通往上帝的道路，因为他们就像一头死猪一样，毫无内省和敬拜，亦无任何神圣活动。不过，他们有时候也参加圣事，并不厌其烦地引述圣书以便更好地伪装和掩饰他们自己；他们乐意征引若干意义模糊的圣书段落，他们能够肆意错误地歪曲

这些段落的意思，以此取悦其他单纯的人并带他们落入他们自己体会到的虚幻空无之中。看哪，这些人认为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加聪慧、更加敏锐。然而，事实上他们是世人中最为愚蠢和迟钝的人。异教徒、犹太人和蹩脚的基督徒，无论是有学识的还是无学识的，据自然理性所发现和领悟到的东西，这些可怜的人却一无所有，也不曾拥有。在胸前划十字便可御魔鬼，但是你们要极其小心地保护自己，抗拒这些扭曲事实的人，要仔细辨别他们的言语和作品。他们喜为人师而不愿求教于他人；他们喜欢责骂他人而不愿被别人指责；喜发号施令而不听从任何人；他们好压制人而不愿受制于人；他们说话随心所欲而从不容他人反对；他们独断专行，不服从任何人。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灵性自由。他们放纵身体欲求以实践肉身的自由，他们视此为本性之可贵。他们自动与其自身本质之盲目黯然的虚空联合一起。在那虚空中，他们相信他们自己已经和上帝成为一体，并将此视作他们的永恒至福。在那里，他们转而向内，并习以为常地受制于他们自己的意志和自然习性。正是因此，他们认为他们自己高过律法、高过上帝的诫命和神圣教会的律令。因为在他们所沉迷的盲目的本质永逸之上，他们既感受不到上帝也无所感于他性。神的光照没有在他们的昏暗中显现自身<sup>①</sup>，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以主动之爱和超自然之自由寻找这光。由于这个原因，他们落入了对上帝的背弃和不肖，离弃了真理和所有德性。因为他们认为，对人来说，至高的神圣是任意自然，无所羁束，从而可以栖于虚空之内，听任习性所导；转而向外以顺其身体欲望之刺激，并乐肉身之所乐，

<sup>①</sup> 关于神的光照和灵魂的昏暗，参见《以弗所书》，5：8-9。

(以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他可以迅速摆脱幻念之扰，无所滞碍地抵达灵性的孑然虚空。看哪，这是地狱之果，源于他们的不信，滋养他们的怀疑，直至永死。当那一刻来临，即他们的自然习性为剧烈悲哀和死亡恐惧所折磨之时，他们的内心便深受各种幻念击打之苦，饱尝内心恐惧之乱；他们失去了那茫然的内在永逸，深陷绝望之中，故而任何人都不能慰藉他们平息，他们就像染病之狂犬一样死去。他们的虚空没有带给他们任何回报。如我们的信仰所教导的那样，那些行恶并死于恶行的人要受永恒炼火之苦。<sup>①</sup>

我已经根据善为你们指明那恶，这样，你们可以更好地领会善并抵御那恶。你们应当躲避那些人，就像躲避你们灵魂的死敌一样，不管他们的举止、言语、衣着或外表看起来是多么圣洁。<sup>②</sup> 他们是魔鬼的信使，是那至毒至恶者，至今仍活在单纯的、疏于世故而心本善良的人们之中。现在，我且将这一话题搁在一边，回到开始所谈的话题。

你们熟悉我已经对你们讲过的话，即所有圣徒和所有义人都通过一种介质与上帝联合。现在，我将进一步告诉你们，他们无需介质与上帝联合的来龙去脉。但是，在此生中，极少有人适此

---

① 《马太福音》，13：41-42。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② 《马太福音》，7：15-21。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又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并得此福分,极少有人领受足够的光照而感受到并理解这种联合。因此,谁若想于自身之内感受并体验我所说的这三种联合,他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上帝而活<sup>①</sup>,从而可以对恩典和神之触动有所响应,恭顺听命于所有德性和整个内在活动。他必须通过爱被举高,必须让自己及其一切活动都寂灭在上帝里面,以便交出他自己,交出整个心智官能,并承受那不可理解的真理所锻造的变形;那真理就是上帝。因此之故,他必须要活着,走出去实践德性;同时他要寂灭,进到上帝里面去。此两者构成其完满的生命。两者在他里面的联合,就像质料与形式的联合,就像肉体与灵魂的联合。正因为如此践行,所以他清楚明了地领悟到并且丰盈不竭地感受到,他与上帝联合在一起,此时,心智官能举高,心思洁净无瑕,望求殷切热烈,渴念永无厌足,其灵性和自然不停歇地敬拜。因为他如此在上帝的临在里面持守和锻炼自己,所以爱便在每一条道路上都是他的主宰。无论爱带领他来到何方,他将永远在爱 and 一切德性里面成长。爱的脉动总是令每一个人都得着好处,且与每一个人的能力相应相称。

天堂般的福乐和地狱般的煎熬是人在此种境遇下可以感受到及其力所能及的最最有益的脉动,与此两种脉动相应和的乃是谐然相切的事工。天堂般的福乐把人举高,高过万物所有而入自由的力量,从而以一切方式颂爱他的心并他的灵魂所望求的上帝。(天堂般的福乐)之后,来临的是地狱般的煎熬,这煎熬令人沦于凄苦之中,并夺走了他此前感受到的所有美味和慰藉。在此凄

<sup>①</sup> 关于为上帝而活,参见《罗马书》,14:7-9。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作死人和活人的主。)



苦里面，福乐有时显露自身而给予无人可以赶走的盼望，而后他又再度陷入无人可以抚慰的绝望。当人在他里面感受到上帝，满是丰盈的恩典，如此我称之为天堂般的福乐。感受到此福乐，于是人头脑清晰明智，流行于外并满承上主的教诲，温馨而慷慨地泽施他人，喜乐外溢并在欢悦里醉倒，在他所知道可令上帝欣悦的一切事情上果敢利落、毫不迟疑，以及其他无可计数的如此这般，所有这些，只有亲身体验到的人才可以明白。然而，当爱的量斗湮没不见，当上帝及其所有恩典隐身退去，人便再度陷入无助和折磨，沦入昏暗的凄苦之中，就好像他再也不可能从中得到恢复；于是他感到自己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个对上帝知之甚少，甚至毫无所知的可怜罪人。造物可以给予他的一切抚慰都淡然无味。上帝的滋味和抚慰又没有临到他身上。此外，自己的理性还在他里面说：“你的上帝现在在哪里？你对上帝的所有体验又躲到哪里去了？”于是，他的眼泪便是他日日夜夜的食粮，如先知所说的那样。<sup>①</sup>人若要此凄惨得痊愈，他必须考虑并感受到，他属于上帝，而不是属于他自己。他必须因此让自己的自我意志完全听从于上帝那自由的意志，并让上帝行在他的意志里面，直到永远。<sup>②</sup> 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因灵性自由所致而毫无担负在心，就在此时他便重得其福乐，带天堂入地狱，携地狱入天堂。因为爱的量斗起起落落不管有多大，他总是安坐其间，平平稳

---

① 参见《诗篇》，42：3。

（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

吕斯布鲁克文中所提之先知即指大卫王，据传诗篇乃大卫王所作。

② 参见《马可福音》，14：36。

（他说，阿爸，父阿，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类似的句子参见《马太福音》，26：39；《路加福音》，22：42。

稳。因为无论爱想赏赐或者收取什么<sup>①</sup>，那否弃自己而爱上帝的人总于此找到平安。谁若在生活里受苦而毫无怨恨，其灵性仍旧自由且无所动摇，他便有能力触及无需介质地与上帝联合为一。至于通过介质的合一，他因其德性的富有已经赢得。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与上帝同心同意的时候，人在他里面感受到了上帝及其富足的恩典，他的整个存在和所有活动好似都在精力充沛的福乐之中。

但是你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不是所有义人都可以体验到此种(联合)。现在注意了，我就告诉你们为什么。他们并不否弃自我以响应神的脉动，因此他们没有心甘情愿地活在上帝的临在里面。他们不够仔细于内省反察自己，所以他们总是多驻于外而疏于内，执于繁多而疏于纯一，他们的一举一动远非依照内在体验而是沿袭好的习俗。他们甚多留意引人注目、与众不同和繁复多样的好事工，但甚少体察对上帝的向往和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心仍然驻于外且执于多，没有体悟到上帝是多么满富恩典地活在他们里面。内在的人于所有凄苦之中体会到福乐，但是他们究竟如何体味到自己无有中介地与上帝合一，现在我将道明其前因后果。

处在此种生活中的人全身心倾其力提升自己，并带着活泼主动的爱朝向上帝，此时他体味到其爱的深层，此处是其爱的源头和归宿，此处为欢悦胜地且无可测度。如果他还想以其主动的爱进一步沉浸于这欢悦无比的爱，那么其灵魂的所有力量都必须退而顺服，必须历练忍受那凛然锋利的真理和善，也就是上帝。如同空气沐浴着太阳的光和热，如同那铁完全被火浸透以至它与火

<sup>①</sup> 关于赏赐和收取，参见《约伯记》，1：21。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一道起着火的作用，因为它像火一样燃烧并产生光亮。<sup>①</sup>我要说，空气也是如此。空气如果有理性的话，它会说：“我将光和热给予整个大地。”尽管如此，各自还是保持着各自的本然，因为火没有变成铁，铁也没有变成火。不过，那联合无需介质，因为那铁在火里面，那火在铁里面。同样地，空气在阳光里面，阳光也在空气里面。上帝也总是以类似的方式在灵魂的本质里面。当较高心智官能带着主动的爱转而向内，于是它们在对全部真理的纯然之知和对所有善的本质体验和品尝里面，无有介质地与上帝联合。这种对上帝的纯知和体验在本质之爱里面被拥有，通过主动的爱被实现和持守。因此，这种纯知和体验对心智官能来说是偶然性的，心智官能因内转寂灭在爱里面才偶尔遇到它。但是对（灵魂的）本质来说却是本质性的，它总是停留在本质里面。因此，如果我们想以爱迎爱，我们必须不断地内转并在爱里面使我们自己为新。圣约翰如此教导我们说：“住在爱里面的，也就

---

<sup>①</sup> 关于火与铁的譬喻，并非吕斯布鲁克自创。圣维克多的理查德（Richard of St. Victor）曾在其著作 *Of the Four Degrees of Passionate Charity* 中用此譬喻，以指人的灵魂被神的爱火点燃继而液化相融的情况。Cf. Richard of St. Victor, *Selected Writings on Contemplation*, tr. Clare Kirchberger,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7, 228-229. Consid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ron and iron: between cold and hot iron, such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uls, between the tepid soul and that kindled by divine fire. When the iron is first cast into the fire it certainly appears to be as dark as it is cold. But after having been a time in the flame of the fire it grows warm and gradually changes its dark colour. Visibly it begins to glow, and little by little draws the likeness of fire into itself until at last it liquefies entirely and ceases altogether to be itself, changing into another kind of thing. So also, the soul absorbed in the consuming fire in the furnace of the divine love, surrounded by the glowing body of eternal desires, first kindles then grows red hot, at last liquefies completely and is altogether changed from its first state... Hear, now the soul enkindled and melted by the fire of the divine word! 'My soul melted when my beloved spake.' As soon as she is admitted to that inner secret of the divine mystery, through the greatness of her wonder and the abundance of joy, she is wholly dissolved in herself or rather into Him who speaks, when she begins to hear words that it is not lawful for man to utter and to understand the strange and hidden things of God. In this state she who cleaves to the Lord is one spirit with him. In this state, as we have said, the soul is altogether melted into him whom she loves and is herself fainting away.

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sup>①</sup>不过,尽管爱着的灵性和上帝之间的联合是没有介质的,一个巨大的区分仍存在着,因为造物没有成为上帝,上帝也没有变成造物,如我在前面以铁与空气解释过的那样。但是,既然连上帝所造的实物都能够如此联合,无需介质,那么他想要多么密切地联合他所爱的,就有多密切,只要他们因他的恩典对此做出响应和准备。如此,上帝以德性装扮内在的人,并令他们高出自己而入静观生活;故内在的人在其内转的顶峰处感到在他和上帝之间别无介质,惟有他那被照亮了的理性和主动的爱。他以此两者紧随上帝,这就是圣贝尔纳所说的“与上帝联成一体”<sup>②</sup>。但是,在理性和主动的爱之上,

<sup>①</sup> 《约翰一书》,4:16。《约翰一书》这一章大段讨论上帝之爱和对上帝和邻人的爱。不妨录之如下: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祂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祂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爱祂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上帝将祂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祂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这就是我们所看见且作见证的。凡认耶稣为上帝儿子的,上帝就住在他里面,祂也住在上帝里面。上帝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7-16)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爱上帝的,也当爱弟兄,这就是我们从上帝所受的命令。(19-21)。

<sup>②</sup> Cf. St. Bernard, *On the Song of Songs 1*, vol. 2, tr. Kilian Walsch (Kalamazoo: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81), Sermon 19: 5, (and 57: 7ff.) Then there are those multitudes of spirits called Cherubim. If we understand them in terms of their title, it seems to me that they possess nothing received from or by means of the others; for they are free to drink their fill from the very fountainhead, under the benign patronage of the Lord Jesus himself, who leads them on to the very fullness of truth and eagerly unfolds before their gaze the treasures of wisdom and knowledge hoarded in the depths of his being. Neither do the spirits we call Seraphim depend on them for anything, for God, who is love, has so drawn and assimilated them to himself, so filled them with the ardor of affection that burns in himself, that they seem to be one spirit with God, just as fire that flames into the air imparts its own heat and color to it and the enkindled air becomes part of the very fire. The Cherubim's bent is to contemplate God's infinite knowledge, the Seraphim adhere to the love that never ends. Hence they derive their names from that occupation in which each is pre-eminent; the name Cherub denotes one filled with knowledge, the name Seraph one inflamed with or inciting to love.

他又举高而入纯然异景，在本质之爱中无所作为。在那里，他与上帝成为一灵，成为一爱，如我前文所说。在此本质之爱里面，他与上帝本质地联成一体，从而无限地超越了自己的理智；这正是静观者的普通生活，因为在这提升里面，只要上帝想在一个异景中向他显明这一点，人便有能力认识天上和地上的一切造物，生命和报偿各有分别。但是，他必须笃信并在其本质处永远跟随上帝的无限，因为没有任何造物能够（自己）领悟或者赢得这能力，即便是我主耶稣基督的灵魂也不能如是，尽管他已领有最高的联合，高出一切造物。

看哪，这永恒的爱活在灵性里面，灵性与之无有介质地联合；这永恒的爱在灵魂的所有能力里面给予光和恩典，这正是一切德性的源泉。上帝的恩典触动较高能力，从这触动里面诞生了：慈爱和真知、对全部公义的爱、慎重践行上帝的劝喻<sup>①</sup>、无象之自由、轻松自如地克服所有事情、满心欢喜地因爱进入合一体。只要人持守这些（因上帝触动而发的）活动，他就能够静观和体验到无有介质的联合。他在自己里面体味到了上帝的触动，这触动令其所受的恩典及其所有德性为新。你们一定知道，上帝的恩典下溢而至较低能力，触动人的心，由此产生了对上帝的挚诚热爱和灵敏渴求。热爱和渴求浸透心和感觉、血和肉，以及整个身躯之本性，并在他的身体里面引致了焦躁与不安，故此他常

---

<sup>①</sup> 劝喻 (counsels)，估意为上帝的善意劝导与邀请之意。可与诫命 (command) 相对应来理解。吕斯布鲁克用劝喻，或指上帝的爱对人之灵魂的触动是对人的一种劝喻和邀请，邀请人进入与上帝的爱的联合。在吕斯布鲁克的语汇中，顺从诫命往往与行为生活相关，即实践良好的德性和善工，顺从道德诫命。服从上帝的劝喻则往往与内在生活和静观生活相关，指义人转而向内，聆听并响应上帝的爱，并在爱里面和他联合一体。《圣经》文本可参见《马太福音》，19：16-22；《马可福音》，10：17-22；《路加福音》，18：18-23。吕斯布鲁克在其 *Sparkling Stone* 里面对劝喻有大段的解释，参其考订版英译本第 264-294 行。

常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才好。如同一个醉汉，他是如此地醉醺醺，控制不了自己。因此，便出现了这些初临此境者不能游弋自如的古怪举动，即他们常常由于焦躁不安的渴求而睁大双眼仰望上天；时而欢悦时而悲伤，时而歌唱时而哭喊，时而狂喜时而极悲，且常常两者并发；或跳跃，或奔跑，或拍击双手，或屈膝跪倒，以许多方式做出如此这般的古怪举动。如果谁栖身在此状态中；心扉敞开——他的心被举入上帝的丰盈里面而上帝活在他的灵里面，他就会体验到来自上帝的新触动，体验到新的爱之焦躁不安。于是，所有这些情况都焕然一新。因此，人必须不时地从其肉身体味转而进入合其理智的灵性体味，从灵性体味转而进入在理性之上的神圣体味，在此神圣体味中湮没自己转而进入对静谧至福的体验。

这体验是我们的超本质至福，此至福是上帝与其一切所爱者的欢悦。这至福乃是总在无为状态里的隐然无声。它对上帝来说是本质的，对一切造物来说则是超本质的。

在那至福里，你一定接受如此情况，即三神位忘我地陶然于本质之爱，也即陶然于欣悦的联合。不过，他们在三一体的活动里面总是保有各自的本己特性。如此，你们便可明白，根据三神位的样态神性永远是活动的；而根据其本质的纯然它则是安憩且无有样态。这就是为什么上帝选中所有人，以永恒的本己之爱拥抱他们，在三位一体中于本质上欣悦地拥有他们，带着本质之爱。三神位在永恒的喜悦里面相拥相抱<sup>①</sup>，带着对合一体的无限而主动的爱。这活动在三一体的活泼生命里面不断为新。伴随着永恒之爱的新湍流，在新的拥抱里面，不断重新诞生着新知、新

---

<sup>①</sup> 喜悦原文为 *complacency*，意为极深的喜悦，但这喜悦不是独己之乐，而是对他者的喜悦和爱感，吕斯布鲁克在此著作中多次用到这个词。

的喜悦和圣灵的新气息。所有被拣选的，无论天使还是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在这喜悦的怀抱里。正是这喜悦，悬牵着天地万有，悬牵着万物的存在、生命、活动和延存，惟因罪厌弃上帝的除外，这罪的源头乃是造物自己的盲目自大。从上帝的这个喜悦里面涌现出恩典、荣耀并一切赏赐，行在天上也行在地上，并且根据个人需要及其领受能力流入每一个人。因为上帝的恩典为所有人准备，并期待着每一个罪人的响应。当人由于上帝的触动决定要顾惜怜爱自己，真心诚意地祈求上帝的看顾，他总是可以得到宽恕。<sup>①</sup> 所以，无论是谁，只要因着满是爱之喜悦的恩典被领回到上帝的永恒喜悦，他将被深不可测的爱——上帝就是这爱——擒获并拥抱，他的爱和德性便不断地得以为新。因为当我们令上帝欢喜并且上帝令我们欢喜的时候，爱和永生也就成了。但是上帝永远爱着我们，并以他的喜悦拥抱我们，我们当认真切当地思想；如此我们的爱和喜悦应觉得更新，因为在整个三一体中三神位的相互关系里面，每一次相拥为一总有新的喜悦，伴随着新爱的溢出。这是无时间性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永恒的现在里面没有从前和往后，因为在（三神位的）相拥为一里面，一切事情都完满了。在爱的外溢中，所有事情都得以成就。在活泼的能产自然中，所有事情都有成为现实的潜能，因为在活泼的能产

---

<sup>①</sup> 关于罪人的回心转意得宽恕，可参耶稣所讲浪子回头的故事。参见《路加福音》，15：11-32。

（一个浪子带着父亲分给他的财产，出外胡天胡地，耗尽一切所有。于是醒悟到自己的罪。心想：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罢。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甚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那做儿子的对他父亲说了他想说的话之后，父亲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带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自然中,圣子在圣父里面,圣父在圣子里面,圣灵既在圣父也在圣子里面。它是活泼而能产的合一体,这合一体是所有生命的源头,是一切开端的开端。正是因此,所有造物在那合一体里面全然无我,如同在他们的永恒源头里面,与上帝共成一个本质同为一个生命。但是当三神位分别汹涌外溢,那么显然圣子从圣父出,圣灵既从圣父也从圣子出。在那里上帝造就和安排好所有造物在他们自己的本质里面。他以其恩典和死重造新人,因为这是在他能力之内的。他以爱和德性装扮那属他的,并带他们同他一道回到源头。在源头处,圣父与圣子以及一切所爱的,都相拥相抱在爱的纽带里面,也就是说,在圣灵的合一体里面。正是这合一体因三神位的外涌和回涌而丰富能产,这是一个爱的永恒纽带,这纽带的联合已臻极至、无可复加。

所有那些知道自己粘于那联合中的人肯定永远都得至福极乐。他们全都富有德性,澄明于静观,纯然安憩于欢悦,因为在他们的内转之中,上帝的爱显明出来,在永恒安憩里面连同所有善外溢而出并内敛而入合一体,显现为超本质且无分样态。如此,他们通过介质、无有介质以及无差别地与上帝联合。

他们在其内在异景里面看到上帝的爱,这爱作为共同的善外溢而入天地,他们体味到圣灵向他们行来,他们的内心充满恩典,因此,他们里里外外都得梳妆打扮,有一切德性、圣工和善行。故此他们通过神的恩典以及圣洁生活作为中介,与上帝联合。无论在行为、弃绝还是忍受里面,他们都把自己交给了上帝,所以他们总是得平安和内心欢喜,得抚慰和美味;这些(福分)是世人和伪善者无福接受的,还有那些在脑子里寻求和拥有他自己更甚于上帝荣光的人,也是如此。

这些得着光明的内在的人,只要他们想得着,无论何时,他



们都可以在其内在异景里面看到上帝的爱，如同被牵向或召向联合。<sup>①</sup>因为他们因圣灵而看到并体味到，圣父和圣子与所有得拣选的同在一起，他们带着永恒的爱被领回到神性的联合里面。这联合不断地牵回或召回因自然或因恩典从它而来的所有人。<sup>②</sup>因此，这些得着光明的人带着高出理性的自由心灵被举入纯然无象的异景。在那里，有上帝之联合体的永恒召请；在那里，他们带着无象的纯然领悟超出了所有事工和所有实践，到达其灵性的顶点；在那里，他们的纯然领悟浸透着永恒澄明，就好像空气浸透着阳光。得举高的纯然意志也得以转变，浸透着深不可测的爱，就好像铁浸透着火。得举高的纯然记忆则发现自己陷于且立于全然无象之境。所以，被造之象在理性之上与其永恒之象有三重联合，这永恒之象是其存在和生命的源泉。<sup>③</sup>由于人无象之空无的纯然静观，这源泉在那联合里面本质性地被持守和拥有。如此人得以举高而超出理性，一中有三，三中有一。<sup>④</sup>尽管如此，人并没有变成上帝，因为联合之所以得发生乃由于恩典以及回报上帝（恩典）的爱。因此之故，造物在其内在异景里面体悟到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分别和差异。尽管那联合无有介质，但是上帝行在天上和行在地上的诸多事情对灵性来讲是隐秘的。不过，上帝虽显

① 参见《路加福音》，11：9-10。

（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② 因自然，意指人之自然被造而生属三一神；因恩典，意指人得洗礼重生而心属三一神。

③ 被造之象，人也；永恒之象，耶稣基督也。

④ 所谓一中有三，三中有一，讲的是人与基督的联合以及三重联合。根据吕斯布鲁克的想法，人的较高心智官能包括有领悟、意志和记忆这三种能力，所谓人与基督的三重联合，也即领悟、意志和记忆与其永恒之象耶稣基督的联合。联合乃是三重联合，故曰一中有三；这三种能力又因与基督联合而成为一体，故曰三中有一。此处切勿因吕斯布鲁克用了三一体这个词而误解为对三一神的讨论。

明自己如其自己所是<sup>①</sup>，截然分别(于造物)，他还是在灵魂的本质里面显明了自己；在其本质里面，灵魂的各种能力<sup>②</sup>得联合而超出理性，并在纯然状态里面领受上帝的转变。在那里，一切得完全并且外涌，因为灵性感受到，自己如同与上帝同为一个真理，同享丰盈，联合一体。但是，那里仍有一种本质性的前趋意向，这正是灵魂本质和上帝本质的本质分别；这分别是可被感受到的最大分别。

随后而来的是无差别的合一，因为上帝的爱不仅被认作所有善的外涌和内敛而入联合，它还在本质欢悦里面依照神性的纯然本质超越了一切分别。因此，得着光明的人在自身里面发现了一种本质性的内敛凝视，这凝视超越了理性而且无需理性，还发现了一种欢悦的意向，这意向超越了一切样态和整个本质；他们离弃了自己沉入一种无尽至福的无形深渊，在那里，三神位的三一体在本质合一里面拥有他们的性质。看哪，此种至福如此纯然、如此无形无状，以至造物的所有本质凝视、意向和分殊于此间皆消而散去。所有如此被举高的灵性皆因(得着)上帝本质里面的欢悦而消融寂灭，那本质是所有本质的超本质。在那里，他们离弃了自己，沉浸于一种不可测度的无知之中。在那里，全部明晰回转进入昏暗，三神位服从于本质联合，无差别地悦享本质至福。惟在上帝，此至福是本质的，在所有灵性，则是超本质的。因为没有任何被造的本质能够与上帝的本质成为一体，耗散掉自己，否则造物就变成了上帝，而这是不可能的。上帝的本质

① 参见《出埃及记》，3: 14。

(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

所谓自有永有的，乃是 I am what I am 之译。此处所译上帝显明自己如其自己所是，吕斯布鲁克的原文为 God gives Himself as He is。

② 灵魂的各种能力，即是指领悟、意志和记忆。

既不可能有所增亦不可能有所减；不可能从他那里取走什么，也不可能给他加些什么。尽管如此，所有爱（上帝）的灵性都与上帝无差别地同为一个欢悦和共有一个至福。因为作为上帝自己及其一切所爱者的欢悦，蒙福的本质如此至朴至纯，以至不再可分别其身份为圣父、圣子和圣灵，以及任何造物。在那里，所有得着光明的灵性皆得提升，超出自己而进入无有形状的欢悦，这外溢的欢悦胜过任何造物已经领受或者可以领受的所有满足感；在那里，所有被举高而入其超本质的领性与上帝无差别地同为一个欢悦和共有一个至福。那至福是如此纯然以至任何差别都永远不可能进驻其间。基督渴求的正是这至福，他祈求其天父说，他所爱的也应由圣灵引入完完全全的合一，就像他在天父里面与圣父合而为一。<sup>①</sup> 如此他祈祷和渴求，他在我们里面以及我们在他并其天父里面，应当因着圣灵在欢悦里面合而为一。在我看来，这是基督为我们的至福所做的最充满爱意的祈祷。

但是，你们也应该注意，他的祈求是三重祈求，如圣约翰在同一福音书里面向我们表明的一样。首先，他祈求我们可以与他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父所赐给他的荣耀。因此，我在一开始就说，所有义人都通过上帝的恩典和他们的德性生活与上帝联合。因为上帝的爱总是贯入我们里面，且赐予新的。体悟到这一点的人，得以充满新的德性、圣事和一切善工，如我前面所说。这种联合，充满恩典和荣耀于身体和灵魂，始于此间（世界），

---

<sup>①</sup> 参见《约翰福音》，17：20-24。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直到永远。

其次，基督祈求他将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这样的祈求，我们在福音书的许多段落中都可以看到。这是无需介质的联合，因为上帝的爱不仅外溢而出而且也内敛而入联合。那些感受并体悟到这一点的人成为内在的、得着光明的人。他们的较高心智官能<sup>①</sup>得举高，超出所有实践行为，进入他们本质的纯然。在那里，他们的心智官能得以纯化，超出理性而入其本质，因此他们被充满并且外溢。在这种纯然之中，灵性发现自己与上帝无有介质地联合。这个联合，连同与之相宜的活动，将持续到永远，如我前面所说。

然后，基督还作了最高程度的祈求：所有他所爱的应被引入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如同他与圣父是一体；不是像他那样与圣父是三一体的同一实体，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而是与他同在那个联合里面，与圣父在本质之爱里面无差别地同为一个欢悦共享一个至福。

在以如此三种方式与上帝联合的人那里，基督的祈求得以完全。与上帝一起，他们将涨涨落落，总是在安憩里面，总是富足和欢悦。他们将活动、持守并安憩在超本质里面，无所惧怕。他们将流行而出并收敛而入，无论内外都能得滋养。<sup>②</sup>他们因爱而醉，已经寂灭于上帝里面，进入无明之明。

关于这些，我可以说不更多，但是对那些已有此体悟的人毫无必要，那些显明这联合并以爱迎爱的人，爱肯定将教导真理给他们。至于那些转而出外，从外在事物那里得到慰藉的人，他们也

---

① 较高心智官能即是指领悟、意志和记忆。吕斯布鲁克关于人的本质、超本质、较高心智官能以及较低心智官能的整体看法。

② 参见《约翰福音》，10：9。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不会失去他们本就无所有的东西。就算我说得再多，他们也还是不会明白。因为那些完全沉迷于外间事务以及那些在内在空无里面完全无所行为的，都不能明白我的话。尽管理性和所有身体感受必须服从并让道给信仰、灵性的内在凝视和超理性的一切所有，然而理性仍然蛰伏在潜能里面，感官生命同样也是如此；理性和感官生命不可能散灭，如同人之本性不可能散灭。尽管灵性在上帝里面的内在凝视和意向确实必须服从纯然欢悦，然而凝视和意向仍在它们的潜能里面。此乃灵性最深层的生活。在得着光明而升高的人那里，感官生命黏附于灵性，所以他的感官功能皆随热烈之爱被纳入上帝，全身心都被一切美好事物充满。<sup>①</sup> 他感受到其灵性生活无有介质地黏附于上帝，他的较高能力于此间随永恒之爱被举至上帝（面前），被神圣真理所浸透，坚固在无象自由里面。如此，他被上帝充满，并无穷无尽地外溢。此外溢乃是在超本质合一里面的本质流溢或曰湮灭。这便是无差别地合一，正如我经常对你们讲的那样。在超本质里面，我们的所有道路于此止步。如果我们想同上帝一起走在那爱的高贵小路上<sup>②</sup>，那么我们就与他安憩在一起，直到永远永远。如此，我们将总是趋向、进入并安憩在上帝里面。

此时，我不能更清楚地向你们表明我的观点。至于我所体悟、体味和著作的全部所有，我听从圣徒和神圣教会的裁判。我希望作为基督的仆人，无论生死，都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我渴望

---

① 所谓全身心，原文为 his nature，若直译为他的本性，恐致误解。因为此处所指乃是得着光明者的所有层次的心智官能，包括较高心智官能，即领悟、意志和记忆，也包括较低心智官能，即感官层次的生活。

② 参见《马太福音》，7：13-14。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因上帝的恩典成为神圣教会的一个积极分子。<sup>①</sup>

因此,如我前面对你们所说,要留心那些傲慢的人,他们通过其茫然空虚的无象之境,因他们完全纯然的异景,已经自然而然地在他们自己里面找到了上帝的内住,无有上帝的恩典,无有德性实践,也不从上帝和神圣教会,却假装与上帝联合一体。过着这种我在前面已然描述的悖逆生活,他们希望因自然(被造)之故而成为上帝的子民。天使中的最大者被赶出了天堂,因为他拔高自己想和上帝一样;亚当被逐出了伊甸园,因为他想和上帝一样。那么,罪人中的最次者即不信的基督徒,在恩典和德性方面与上帝全无相似之处却渴望自己成为上帝,他们又如何能够从地上升入天堂呢?除人子耶稣之外,无人因自己的能力升入天堂。<sup>②</sup>

因此我们必须因恩典、德性和基督教信仰令我们自己与耶稣联合,如此我们才可以与他一起升入他已经去那里的地方。在最后审判的日子里,我们全都复活,每一个都和他自己的身体复活。锻造善行的人将进入永生,造恶的人将进入永火。这是两种永不相逢的不同归宿,因为它们永远背对背,各行各的路。为曾如此著文写作的人祈求祷告吧,祈求上帝可以怜悯他,祈求他以及我们所有人的可怜开端和凄惨此生可以因神圣结局而得完满。愿永活的上帝之子耶稣,赐此福给我们所有人。阿门。

---

① 吕斯布鲁克此番话乃有感而发,因为此文乃是对他自己思想的解释和辩护,因为他的思想可能也被认为有异端的嫌疑,被认为与自由之灵关系密切,故吕斯布鲁克在文中强调了自己与自由之灵的大不同,也表明了自己服从和遵行教会之教导。故此,拉丁文译者在此文的终了处,用大写的字母注明 FINIS APOLOGIAE,即申辩到此结束。

② 参见《约翰福音》,3:13。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